



重建宁波市图书馆记忆

□ 骆兆平

我原在绍兴地区文化馆工作，1953年1月调到浙江省文化局。当年5月参加浙江省图书馆干部训练班学习，学习了《苏联大众图书馆工作》《图书怎样分类》等课程。后又到浙江麻纺厂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实习。当年10月，我奉命与陈鸿发等来宁波筹建市图书馆。一同来宁波的共6人，其中陈次宏、唐贡新原是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陈鸿发、宋赛珠、费迺棣都是省图书馆干部训练班学员。大家团结一致，为办馆日夜工作。

图书馆开办费由省文化局拨给。为保证把90%的经费用于购书，馆内用具除书架与斜面阅览桌有特殊要求需新做外，都使用旧家具。记得为寻找合乎式样的外借处出纳柜，曾多次跑旧货市场，才购得一家商店换下来的旧货柜，替代使用。

宁波市图书馆地址在市区中山公园内。馆舍分三处：方池旁一幢歇山式木结构楼房是图书馆主楼，楼下进门左边是外借处，右边是报刊阅览室，楼上为图书阅览室。公园大门入口处右侧有两幢平房，大的是儿童阅览室，小的是办公室和采编部，门外悬挂着由著名学者、书法家、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先生书写的“宁波市图书馆”馆名木牌。我们单身员工分住三幢房子内分隔的小间里，兼任夜间值班。

建馆之初虽藏书不足万册，但所有书籍、报刊都是新出版物。由于当时宁波书店所进图书品种不多，我们特请省图书馆代向省新华书店采购。无论自购或代购，图书到馆必先登记，并在图书登记簿上注明发票号码以备查。

具备了馆员、馆舍、图书三要素，宁波市图书馆即于1954年元旦建成开放。

图书馆主要是通过图书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图书分类编目是图书馆业务的基础工作。图书目录涉及图书馆藏书管理和读者检索图书。由于解放前一些旧分类表的思想性与科学体系已不能适应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需要，而当时尚无全国统一的新图书分类法，于是浙江省图书馆金天游等专家依据新建中小型图书馆的特点，专门为宁波市图书馆编制了《普通图书馆图书分类表》。

为加强与读者联系，帮助读者了解图书馆和馆藏图书资料，我们特地在主楼大门两边的墙上设置了两块黑板报，除通报馆讯、书讯外，还介绍本馆图书分类体系、索书号的组成等有关利用图书馆的常识，登载书评、读后感，反映读者意见与建议。为发动小读者自己管理自己，特地从小读者中挑选了数批读书积极分子当小服务员，来协助办理图书借还手续，维持儿童阅览室秩序等。这些社会实践也培养了小读者的办事能力。

我在宁波市图书馆十年，其间发生过许多值得回忆的事，这里只说增设科技图书资料室和古书部的事。1956年元旦刚过，浙江省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办公室急调我去审查组。6月自杭回甬，恰逢图书馆为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须加强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我随即承担筹建科技图书资料室的任务。那时市图书馆成立才两年多，馆藏科技书刊很少，尤其是研究性的科技图书资料更缺乏，我们向上级部门领导反映了情况。10月，市政府拨专款5000元，用于增购科技图书。我和市科协黄炳荣先生、市新华书店袁元龙先生专程去上海等地实施采购计划，经过整理编目，于次年元旦起在原采编办公的小平房内展出开放。

古书部成立稍晚。1957年7月，宁波市文化处决定把市古物陈列所接收与受赠的古籍交由市图书馆整理开放，我就去古物陈列所向马涯民先生请教。原来，该所正在对古旧书籍做初步整理，马涯民先生自定六部分类表，又提前为计划编著的《古籍阅览室古籍分类目录》写好序文。序文中说：“宁波市古物陈列所储藏的古籍，不下数千余种，四万多册。它的来源，约有三类：一为本地私人藏书家捐赠给天一阁的，占大多数；二为解放时接管前鄞县图书馆的古书及宁波专区、宁波市拨给的没收之书，约十之一、二；三为逐渐向各处图书馆及各旧书店将复本交换而来的书，占最少数。而天一阁原藏的书，却不在其内。”我把分散存放的古籍集中起来，邀请几位老先生协助分类编目，先整理了较实用的地方志、医书、诗文集，共16700册，于次年元旦在天一阁后面的尊经阁对外开放。

上述两个部门的设立，使市馆藏书数量倍增，服务功能更加完善，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只是随着图书和工作人员的增多，馆舍狭小不能适应的问题也就显得十分突出。因而在市政府重视与协调下，市图书馆于1962年9月9日迁入药行街119号新址。

那张墨绿色的借书卡哟

□ 冯秋玲

总第6397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投稿邮箱

摄影

潘行正

摄

40多年前，我上小学四年级。那是个课外书极度匮乏的年代。有一天，班会课上，班主任李老师宣布：宁波市图书馆少儿室给我们学校二十几张借书卡，每班一张，奖给作文最好的学生。霎时，全班同学的眼眸都亮了。每个人都充满了期盼，期待自己成为那个幸运的人。

李老师叫到了我的名字，我一下子高兴得脸庞发烫。当我腼腆而又骄傲地从老师手中接过那张借书卡时，我感觉自己的小心脏都快快乐得要跳出来了！

这是一张墨绿色的硬纸片，上面印着宁波市图书馆少儿阅览证字样，下面是格子，写着借阅日期、书名、还书日期、经办人等字样。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入书包，还按了按书包，生怕她“飞”走了。

从此，我每周两三次奔走于家和图书馆之间。那时课后作业量极少，我有大块的时间去看书。那时的宁波市图书馆位于药行街中段，走过一段长长的暗弄堂，到底，一个不大的门框边挂着一块木匾，用仿宋体题写着馆名。进去是一个不大的门厅，向左拐上楼，是社科阅览室。向右转，楼下是借书处。再往前，走到底是一个小小的院落，种着腊梅树。树边，就是少儿阅览室的平房。里面墙边整齐地排列着书架，上面是满满的书和杂志，室内有矮矮的桌椅给我们用。和蔼的女老师像妈妈一样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们，有时候还递水给我们喝。她总是轻轻地说话、走路，笑眯眯的。阅览室的氛围总是那么温馨美好。

常常，我先贪婪地在阅览室看杂志，直到值班老师快要下班了，才恋恋不舍地去挑借读的书，然后挥手和老师告别，急急回家。每当我捧着书回家时，就像捧着宝贝，步子匆匆，心却轻快无比。

同学们羡慕我有书看，于是，我决定和大家共读。我放慢了借书的节奏，改成每周一借，或者多次续借。常常，我在周日一早去借书，白天黑夜连轴看，周一上午就可以将两本书借给同学了，周六放学再要回来。其实，把书借给同学看，等于那几天我没书看，很煎熬的，但想想大家可以和我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心里也就释然了。有时候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在放学后去看杂志，过过瘾。

每当有一本好书在班里传阅时，课间就像开研讨会一样热闹，李老师也会在班会课上让我们讨论。大家各抒己见，评说瑕瑜，指点良莠，俨然是小小书评家，还模仿书中的语言写作文。书啊书，真是语词会说话，章节有魔法，我和同学们直读得“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李老师也表扬我和大家分享阅读的“壮举”，激励我要做得更好。

我曾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女孩，胆子又小，一张借书卡拉近了我和同学的距离，甚至有一次班会课，李老师让我上台讲了一节课的“关于读书”，我口齿伶俐，侃侃而谈，获得了同学们鼓励的掌声，那真是一次美好的记忆！因为读书较多，在同校平行班中，我们班的语文成绩是最好的。

40多年前的那段光阴犹若眼前。如今我已华发初生，但心还定格在那美妙的时光里，那张墨绿色的借书卡在我心里一直是美好的象征。她饱含了李老师对我的褒奖、期望和厚爱，让我终生热爱阅读、喜欢写作！那位阅览室的老师，经常帮我挑书，当她知道我把书与同学们分享时，更加关注我们的阅读，指点我们做阅读分享，写读书笔记，我虽然不知道她姓什么，但我记住了她温婉的笑容、慈爱的目光和轻柔说话的样子。在我的童年，那位老师就是我心中睿智、美丽和爱的女神，她的行为举止，影响了我一生的审美观！

通过和同学们分享书籍，我由一个内向、胆小的女孩慢慢变成了活泼大胆、自信爽朗的少女。为了大家，我做出了许多牺牲，但也收获了友谊，懂得了分享，锻炼了能力，得到了和大家共同成长的快乐。那张墨绿色的借书卡哟，就像一片青葱的叶子，凝聚着温馨、快乐、友情，一直铭刻在我的成长手册中，也珍藏、温暖在广济街小学1974届603班同学的记忆里。



20世纪80年代宁波市图书馆少儿图书室。 潘行正 摄